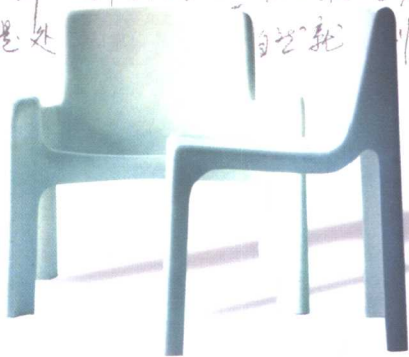


郑
勇
著

红宝石 长篇小说系列

大 报 记 者

两年前，孙海潮在《燕小报》当了大名鼎鼎的“燕小
日报”社会部副刊主任。“燕小日报”是局级单位，
社会部便是处。自然就到处处。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世纪之
回眸第一集
1982年10
月—1985年10月

(京) 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 吴方泽

装帧设计: 李鸿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报记者/郑勇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5006-4442-6

I. 大… II. 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323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9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北京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0.25 印张 2 插页 238 千字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两年前孙海潮迷迷糊糊就成了大名鼎鼎的《燕山日报》社会部的副主任。

《燕山日报》是局级单位，社会部自然就是处级。孙海潮成了国家副处级干部。

在北京以外的地界，科级就是有些脸面的领导了，处级？了得么？县长才是处级，管几十万人呢。中央发文件是分好几个级别的，最高的是省军级，也就是部级，然后是地师级，就是司局级，最低发到县团级，即处级。再低的级别中央就管不着了，就如同爷爷最多管到孙子一辈，重孙子以下的后代恐怕已经分不出谁是谁了，只好让晚辈管了。

到了副处级，就够上孙子辈了，能听传达到县团级的文件了。在北京，被提为副处级只是刚刚出头，有继续往上爬的希望了。当领导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往上走的，第一步是从普通干部升为处级，被戏称为“升处”（牲畜），再从处级往上升又被称作“处升”（畜牲），处以上干部都被称为“处类”（畜类）。这些称呼本是孙海潮等几个嘴不饶人的编辑糟践新提拔的干部编纂的，本无恶意，就是拿新当官的人开涮。

没想到，孙海潮自己竟突然“牲畜”成了“畜类”了。他当上“畜类”也是应该的，大学毕业分配进京又分配到《燕山日报》，他一直认认真真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看读者来信校对采访组稿

画版值夜班，编辑部的每一个岗位他都做过了。他业务能力强，社会部主任一直身体不好，很长一段时间就靠他戳着社会部的版面。

到报社不足两年就成了“畜类”，那时他还不足三十岁，孙海潮的确激动了一下子。令他激动的原因是他通过这次提拔推算了一下升迁的速率：按两年提半级算来，四十岁出头他就能混到中宣部长的位子上，那五十呢？六十呢？这么算下去，太令人激动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孙海潮经常一手拿着小本子，一手端着泡满茶叶的咖啡瓶去听传达到县团级的文件，走起路来情不自禁地美得一蹶一蹶的。如果这时候有人问他：“海潮，干嘛去？”他会装模作样地说：“开会，又他妈传达上级精神，真烦人。”其实他心里美美的，毕竟处级干部已经是中央有可能够得着的小公子了。

他确实美了一段时间，可他美得太早了，两年后的今天，他仍是副主任，仍是副处级，进步的速度戛然而止了。后来他明白了，官场是个金字塔，地基上是一大片人，一层一层地往上搭，越往上，人越少，他能在地基上面一点有个位置就不错了。想到这里，他不激动了，也平心静气了。

孙海潮依旧任劳任怨地当他的文字匠，很规矩地过着每一天。

忽然间，随着张荃的一个电话，孙海潮中规中矩的生活被打破了。张荃是孙海潮大学同学，一起进的北京，孙海潮就职《燕山日报》，张荃进了一个大机关，两人没什么联系。

很长一段时间，孙海潮只是零星听到一些张荃的消息，知道他进入机关后不到一个月就不辞而别，后来承包了一家星级酒店

的是，这辈子只给别人发工资，自己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领别人发的工资。

张荃天生狡猾，孙海潮却是一板一眼地做事。孙海潮自认为和张荃不是同类，也就从未产生过和他加深交往的念头。

那天接到张荃请他去参加聚会的电话时，他略微有些吃惊。电话另一端张荃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能听出他说话的每一个音节都飘荡着一缕志得意满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吸引着人仔细倾听他所讲的一切。

实事求是地讲，那是孙海潮一直刻意追求而不可得的气质，他明白那是一种与金钱和地位如影相随的气质，他至今既没钱又谈不上有地位，因此，他现在不可能有这种气质。

电话另一头的张荃说其实他是很想念老同学的，只是因为太忙，忙得身不由己，所以一直没能和同学们聚一聚。孙海潮手头改着编辑发上来的稿子，嘴上礼节性地应付着张荃的开场白，随时准备说出“以后常联系”之类的话结束这种闲聊式的沟通，但张荃没有让他说出结束语，迅速切入了正题：

“海潮，我组织了一个 Party，就是社交性的私人聚会，想请你参加，地点在京城俱乐部，就是如今北京最高的写字楼的最顶层。”

“你怎么想到请我参加？”孙海潮感到很意外。

“我能随便请什么不三不四的人么？这次聚会来的都是前途无量的人，你是大记者，本身就前途无量，再认识一批前途无量的人，你想想吧，你的后半生会是如何灿烂啊。”

“我算不上大记者，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前途，而且我和你的那些朋友也不认识。我一个外人加入到你们的私人聚会里，不大方便，互相之间也会很尴尬，你的好意我领了，以后有机会咱们单独见面吧。”孙海潮诚心诚意地客气着。他不是瞎客气，而

是真的认为自己参加这种聚会不合适。

“那怎么行？不行不行。毕业以后咱们还没见过面，借这个机会一起坐坐，叙旧是一个方面，另外，我知道你是专搞人物报道的，市场经济是当前社会的主旋律，参加这次 Party 的很多是商界新星，你认识一下，没准日后就会成为你的写作题材。放心，除了搭上点时间，你不会有损失。好了，你就别客气了，到时候我开车到报社接你。记住，穿得正式点，T-shirt 和牛仔裤、旅游鞋都不许进。好了，到时候我开车到《燕山日报》去接你，见面再细聊。”说完，张荃就挂断了电话。

孙海潮明确地感觉到，表面上张荃表现得很客气，但话语的背后却显现出有权有势人的蛮横。孙海潮本来不想答应张荃的邀请，但张荃电话挂断得太快，来不及回绝就等于应允，同时，孙海潮对张荃的生活圈子有几分好奇，所以去就去吧，权当休息聊天，也许真会有些意外收获呢。

孙海潮准备轻轻松松、潇潇洒洒地参加这场豪门聚会。

聚会那天，张荃如约到报社接孙海潮。见面之前，孙海潮曾几次想像从前那个张荃会是什么样子，但满脑子是大学期间张荃那副大大咧咧、不修边幅、信口开河的印象。

孙海潮走出报社就看见一辆白色的本田雅阁，一个穿着很体面的胖子依在车旁。没待孙海潮反应过来，那胖子就大呼着孙海潮的名字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拉起孙海潮的手就使劲地摇。孙海潮感到手心手背被几颗硕大无朋的戒指硌得生疼。孙海潮这才意识到这胖子就是张荃，张荃已经发达得完全走形了。他赶紧也使劲抖动张荃的手，嘴上说你好你好，你瞧你都胖成一堆了，走在街上肯定认不出你。

“上车上车，路上聊，今天晚上你要多认识一些朋友，我们先在路上小叙。”张荃边说边把孙海潮拉到车边，拉开右前侧的车

门,并把手垫在车门框上,优雅地说,“请。”

孙海潮对张荃的殷勤有些吃惊,同时,这一系列热情周到的服务好像即刻改变了他对张荃的看法,至少张荃不是那种富而不仁的角色。

坐在车里,孙海潮才仔细审视起张荃:头发一丝不乱,面部被精心修饰过,胡子刮得非常干净;皮肤也做过细致的养护,不仅白,而且每一个汗毛孔都是张开的,里面连个汗毛影子都没有,这些空洞的毛孔似乎可以代替鼻孔呼吸;衬衣领口挺括平整,恰如其分地围在他饱满的脖子上;领带是银灰色的,领带节打得非常严谨。阳光从车窗射入,照耀在他正在束安全带的手腕上,两个银亮的袖扣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你的变化也太大了,见到你之前我猜想过了你如今的样子,可一看到你,我才认栽了,想象力太差。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张总?张老板?”孙海潮侧脸看着张荃,笑着问他。

“俗了不是?”张荃边启动汽车边说,“老同学了,别搞社会上那一套,直呼其名,或者,叫我张哥,谁让我比你大几个月呢。你倒是没什么变化,和上大学时差不多。”

“没想到承包夜总会能把人给发达得这么灿烂。你现在早就不是小康水平了吧?以后,有好机会也拉兄弟一把。”话一出口,孙海潮后悔不迭,他没想到自己会顺口说出如此庸俗不堪的话,这太丢人了。

他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张荃。

张荃从容地驾着车,微笑着说:“你算是开窍了。人的发展有多种途径:出身、知识、专业技能、机遇什么的,而我呢,靠关系,有效的关系加上适当的机遇,就是我得以发展的基础。我知道,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对我有看法,很正常,我是凭爹妈的关系混进大学,又混出大学,再混进北京。

“我从机关出来不为别的，是因为我能通过关系进北京，却不可能凭关系在首都的官场上进一步发展。你在北京的大街上看看，每天，因为骑车违章苦苦向警察求情的人里，在自由市场和小贩为一分钱没完没了讨价还价的货色中，绝对不下二十个局级干部。局级呀，什么概念？在咱们老家可是坐官车的。你现在恐怕是处级吧？接着往上混吧，要混到局级，难呐。”

“官场里我是混不上去的，干脆，及早走人。承包夜总会的几年里，是挣了些钱，更重要的是我建立了一批社会关系。在国外，夜总会是大众娱乐场所，凡是穿着裤子直立行走的就能进去玩。在中国，特别是星级酒店里的夜总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配进的地方，至少得是个白领阶层的人物才能进去消费。我认识了一批政府官员、老板、社会名流，他们大把地花钱，我把他们伺候得舒舒服服，金钱和享乐中结成的朋友，肯定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可这种关系能把人带进另一个阶层，我就是在这个关系网中周旋着，发展着。如今，我已经不做夜总会了，有了自己的公司，真正开始为自己打工了。”

“那你可是真正的老板喽。”孙海潮把脸完全转向张荃，“做什么买卖？”

“除了毒品、军火、人口外，什么赚钱做什么。”张荃面露得意之色，回答的口气轻飘飘的。

正是下班时间，三环路上的汽车密密匝匝的，如同参加葬礼一样缓缓而行。不知张荃扳动了一个什么开关，白色雅阁突然响起刺耳的警笛，继而，如同穿行于羊群中的豺狼一样冲了起来。附近的车纷纷躲闪让路，孙海潮分明看到周围车里的人向他们投来鄙夷的目光。

“你怎么会有警笛？”孙海潮问。

“这不新鲜。你上车前没注意我的车牌吧？军牌，是那种所

有交警都敬畏三分的牌照。都是真货，朋友给办的，这玩意遇上堵车真他妈好使。以后你有了车，也给你置办一套。”说着，他干脆拽出一个警灯，通过窗口放到车顶上。

“你有两下子呀。你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狐假虎威。”说完孙海潮和张荃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坐在这种近乎横冲直撞的车里，孙海潮竟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种豪迈感，他甚至下意识地用不屑的眼神与周围车中的目光相对。

虽然几年的记者生涯中孙海潮也参加过一些很排场的活动，但这个聚会之豪华，超出了他的预料。面对俱乐部里的一切，他多少感到一点不自在。

张荃及时周到地把孙海潮介绍给一个个来宾。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位来宾都是光彩照人，男的西装笔挺，女的珠光宝气。他们亲热地和张荃打招呼，非常得体地和孙海潮寒暄、交换名片。小小的名片使孙海潮立刻明白了这个聚会的价值：政府实权官员、银行家、房地产商、证券商、律师、导演、演员……其中，很多人的头衔和名字是经常见诸报端的。

人们端着各自喜爱的饮料，走动，交谈。他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恰如其分的高度，既可以使听者清晰地听到讲话内容，又不打搅他人。几乎所有人的谈话都是中文和英文混杂着，如同法式面包里夹着臭豆腐。尽管他们说话的声音都不高，但孙海潮凭借着在新闻界从业多年修炼出来的敏感，通过一些只言片语听出他们在聊投资、聊收益率、聊豪宅、聊名车、聊周末高尔夫、聊夏威夷海滩、聊阿尔卑斯山的白雪。珠光宝气的人用镶嵌着英语的中文聊着高雅但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题，这场景如同托尔斯坦笔下夹着法语说俄语的沙俄贵族生活。

别人热火朝天地闲聊着，孙海潮却无法加入闲聊的行列，也

许这就是无聊吧。他端着只沾了一口的威士忌，环视四周。就在“举杯四顾心茫然”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与他同样无聊的人，这个人的与众不同，立即引起了孙海潮的注意。

那人站在窗前，衣着随意，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璀璨的夜景，一副离群索居的状态。一股好奇心驱使，加上的确无聊，孙海潮向那人走去。

“你好。”孙海潮主动打招呼。

那人转过脸。那是一张瘦削、俊朗的脸，头发蓬松，五官精致，尤其那双不算大的眼睛，让人联想起在非洲荒原上奔突捕食的猎豹。

“你好。”他将酒杯换到左手，把右手伸向孙海潮，“王春阳。暂无职业。”说话间露出两排保养得很好的牙齿。

“孙海潮，记者。”孙海潮握着对方柔软的手，他对面前这位自称无业的王春阳突然产生了兴趣——他绝不是一般的人，凭着多年的采访经验，孙海潮感觉到他可能碰巧认识了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王春阳的无业绝不是因为他无能，其中必有原因。

“这里看北京的夜景太棒了。”王春阳说，“真可谓流光溢彩，生机勃勃。一点也不比曼哈顿差。在美国就听说国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来一看，超乎想像。”

“你是归国留学生？”孙海潮问。

“出国很多年了，在美国读了好几个学位，有绿卡。现在已经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本来准备回国探望一下家人，然后回美国，一步一步地发展。可一回来，我发现国内的发展条件和机会比美国强多了，于是决定留下，找机会为自己创业。”

题材！多好的题材！孙海潮立刻兴奋起来。他非常巧妙地

把谈话引入到采访的路子上。

孙海潮似乎不经意地问：“美国可是国内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国度啊。那里不是很适合年轻人发展吗？”

“没错，但美国已经高度发达，对某些个体可能会出现机会，对较大的群体而言，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国内一切都在启动中，机会太多了。华人在美国的根基是很浅的，和其他民族相比，华人在美国的发展领域很窄。”

王春阳顿了顿，很礼貌地向孙海潮举了一下酒杯，自己并没喝。

“在美国，你要想和那些有根基、有家业的美国人比拼创业，像是骑着自行车和开汽车的人比赛，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回到国内，就像走进田径赛场，我穿着跑鞋，其他人有穿布鞋的，有穿皮鞋的，还有穿拖鞋的，比赛还没开始，我就处于优势，这种比赛我为什么不参加？”

孙海潮很长时间一言未发，王春阳的话就像从破裂的水管中涌出的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孙海潮听得津津有味。一个海外学业有成的学子，不贪图国外舒适安逸的生活，不留恋优越的工作环境，放弃许多国内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立志回国创业，这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将会对未来中国的一代人所产生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恰好这个周末版“当代潮”栏目还没有压得住版面的选题呢。孙海潮心中暗自高兴，他不由得想起一位同仁说的：新闻采访的最佳境界是既没耽误吃喝玩乐，又没耽误出好文章，用句不雅的歇后语来形容，就是放屁吹灯——一举两得。

俩人越聊越热乎，在聊的过程中，孙海潮已开始打腹稿了。

“两位才子，我给你们介绍两位佳人。”张荃笑容可掬地走过来，他身后两侧跟着两位女宾。

“陈可佳，玛克特企业策划所的董事长，多场商战的幕后策划者；刘晴，我的助理，也是我公司的公关部经理，今天的活动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

张荃依次介绍完两位女宾后，又把孙海潮和王春阳介绍给两位光彩照人的小姐，通过张荃的介绍，孙海潮才知道王春阳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这使他对王春阳产生了一种仰慕之情。

当孙海潮礼节性地和陈可佳握手时，陈可佳笑着对他说：“您就是《燕山日报》的孙海潮先生，久仰了，早想找机会和您认识，当面向您讨教。”

孙海潮本以为陈可佳是场面上的客气，随口应付道：“刀笔吏一个，谈何讨教。”

“您就别客气了，您的那篇《商机岂能随口“点”？》，至今还在我的剪报夹里。文章写得洒脱、飘逸，一针见血，切中了当今中国所谓咨询策划业的关键。我一定找机会单独请您，好好向您请教。”

这可是孙海潮没有料到的，自己的一篇随笔，虽是对国内市场策划行业有感而发，但并没有太当回事。就是这么一篇连自己都快要遗忘的文章竟然有人收集，而且收集者竟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佳丽，孙海潮心中不免得意。

张荃在一旁打趣道：“寻寻觅觅，才子佳人。我和可佳是老朋友，两个月前她对我说有个叫孙海潮的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特有见地。我跟她说，这好办，这个孙大记者是我大学同窗，找机会认识一下那还不 easy（容易）？可佳，我可不是瞎说，海潮在我的同学圈里是有名的思想家，对康德特有研究，要想和他聊对路子，怎么也得学过《矛盾论》、《实践论》什么的，要不然准得掉链子。”

张荃的一席话把所有人都给逗乐了。此间刘晴在大家毫无

知觉的情况下,将众人手中已快喝完的杯子里又斟入了适量的酒或饮料,对此,张荃深感满意,趁人们不注意,他偷偷地向刘晴做了一个亲吻的表情。

大家越谈越热烈,话题不断地扩散,最后几乎无话不谈了。

当孙海潮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时,他被一种莫名的兴奋所激动着,以至根本没注意到躺在身边的李嘉正在生气。

孙海潮睡不着,干脆起身走到桌前动笔写稿子,文章的主人公就是留学归来、充满创业情怀的王春阳。文章一气呵成,流畅简练,表意鲜明,尤其是其中对王春阳个性的描述非常到位。

文章是凌晨写完的。孙海潮拎起稿纸,拍了一下自言自语道:“妈的,信手拈来的题材,真是篇好稿子。”

但就是这篇信手拈来的文章给孙海潮带来了麻烦。

二

周末版定版面的时候，总编辑把孙海潮叫去了。

总编平时是不大看稿的，每个版面都是由分管副总编分兵把关，他通常的工作就是在稿签上“总编辑意见”一栏中用漂亮的繁体字写上一个“发”字，再签上自己的名，署好年月日。可这天他老人家竟鬼使神差地抽了几篇稿子细看，其中社会部副主任孙海潮的一篇题为《学子归国，志在创业》的文章被他看出了毛病。文章他仔仔细细看了两遍，看后，他立刻打电话把孙海潮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孙海潮懵懵懂懂地进了总编办公室。总编示意他坐下。

“小孙呀，你这篇稿子的选题事先和编委会其他同志讨论过吗？”没等孙海潮的屁股和椅子挨上，总编就发问了。

“没有，是我临时抓的。”孙海潮感觉有些不对劲。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写得很草率。《燕山日报》是严肃的报纸，在社会上是有政治影响的，我们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引起社会关注，有时是会引起探讨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主题的选定，否则，会引起不良反响。”总编一派语重心长，孙海潮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请您明示，这篇稿子有什么问题？”孙海潮问，对于总编的一番教导，他已经表现出了不耐烦。

“你作为编辑部负责人之一，这么多年的磨练也应该有些职

业敏感和岗位责任感了。看看你这篇文章，留学生回国，报效祖国的养育之恩，本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可你的文章里只字未提主人公对祖国的热爱，没有一丁点对祖国养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全是个性呀机会呀个人创业呀。这些东西如果过多地宣扬，负面效应会大于正面效应，所以，这个选题得重新采访，文章得重新组织。”说完，总编把稿子递给孙海潮，示意指示完毕，谈话到此结束。

孙海潮显然无法认同总编对稿子的评价，他没动地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总编说：“我和您的看法正好相反。如今的年轻人更为实际，思想也更为开阔，也更有抱负。王春阳在当代年轻人中很有典型意义，我的文章忠实地描述了他的思想路程，这种路程是完全有益于社会，有益于青年的。我不明白这会产生什么负面效应？”

“有了知识，有了能力，这固然是好事。可以看出，王春阳是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年轻人，但他的思想有些跑偏。你的文章通篇都是个人才华、个人创业、个人价值的实现。你自己恐怕在文章里都找不出我们一贯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另外，你刚才提到了典型意义，‘典型’一词可不是随便用的，谁能称为典型你应该很清楚，是雷锋王杰欧阳海张海迪，这个王春阳可还没到这个高度。”总编显然对孙海潮带有反诘色彩的提问非常不满，语音里明显露出了生硬。

“对不起，我不能同意您的说法。您离我们太遥远了。”孙海潮毫不客气地回了总编一句。总编大不悦，极不耐烦地说：“无论你怎么说，这类文章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

“怪了，这类文章怎么了？我这又不是第一篇。对了，您是不是挺长时间不看咱们自己的报纸了？”孙海潮揶揄着。

“你说什么？这类文章发过？我怎么不知道？”总编非常吃惊

地看着孙海潮,但总编立刻就心虚了,他明白每次在发稿单上签字都是走形式,稿子的内容他根本没仔细看。他清楚,几位副总编审过的东西在政治上是不会出大问题的,但政治上不出问题不等于观念上没问题。失误啊,重大失误,如果不是今天心血来潮抽几篇稿子看看,自己还不知道报纸的内容已经偷偷地更弦易章了。他痛心了,愤怒了。

总编猛地拍响桌子,冲孙海潮吼到:“我说不能发就是不能发!你去给我重新采访,重写,不要讨价还价。另外你去把几位副总编给我找来。”

孙海潮也急了,抓起稿子转身出了门,出门时把门摔得山响,并恶毒地高声叫骂:“傻×!”

骂声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连食堂的大师傅都知道总编是天下第一小心眼,这一声狂放的叫骂可能真的决定了他人生的终极——副处级编辑室副主任,永远混迹于“畜类”。

为这么一篇稿子就如此冲动,这可是自毁前程,一时间,孙海潮后悔死了,肠子都悔青了,真他妈的犯不上这么冲动,不就一篇稿子吗?何必呢。如果为了这篇稿子堵死自己后半生的路就实在不值了。

酷暑中孙海潮焦躁不安。整个周末他都在折腾自己,折腾李嘉。李嘉不知他抽的是什么风,忍气吞声、小心翼翼地任他折腾。

孙海潮不知道今后会怎样,他不知道总编会如何收拾他,他为此感到忧虑,他从小到大还不曾忧虑过,忧虑的滋味真难受。这种忧虑不能告诉李嘉,不能写信告诉父母,他就这么在暑热中把忧虑在心里憋着。

他终于憋不住了,他要找人宣泄出来。他想起了张荃。

他打电话约张荃在一个名为“风月无边”的饭馆见面。张荃在电话里说这哪是饭馆的字号,分明是座青楼。孙海潮说这名字